



# 梦回崇安道

□赵建平

古志云:“经分水关至饶州铅山,秦汉为乡道,宋元为孔道。”所谓“孔道”就是官道大路。秦时,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,统称五尺道。宋元实行驿铺制时,西出县长平驿便是石雄佛岭的杨家驿、三渡的干溪铺、黄石街的举富铺、洋庄的杨庄铺、小浆的小浆铺、大安的大安驿、黄莲坑的望仙铺和分水关的分水驿。粗粗算来倒也符合“五里一亭、十里一铺、卅里一驿”的规制。明初,刘基策马古道,扬鞭极目,远山红枫点点,脚下海棠摇曳,脱口而出:“峻岭如弓驿道赊,清溪一带抱上斜;高秋八月崇安道,时见棠树三两花。”后人亦将这条古驿道称为“崇安道”。

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、明十七世、清十四朝,这崇安道一走居然就是两千多年……

唐末,中原逐鹿,士庶“衣冠南渡”,遗老遗少们怀揣着故乡的一抔泥土,用最后一丝力气爬上分水关斗米岭时,眼前的静水流泉、良畴沃野拽住了他们的脚步,他们三三两两地在崇安道旁停了下来。

经考证,居黄莲坑徐姓为徐夤后,大安邱姓为姜子牙后,小浆萧姓为萧何后,张山头杨姓为杨震后,茶亭黄姓为黄幹后,蔡姓为蔡发后,碛面王姓为王审知后,浆溪翁姓为翁承赞后,葛仙张姓为张靄后,磨西坑江姓为江后后,罗后坑周姓为周敦颐后,三渡余姓为余延凤后,坑口吴姓为吴玠吴璘后,全为中原望族。

落籍后的望族们原只是想在崇安道上暂且栖身,然而,面对永无休止的纷争与动荡,他们自知恢复中原无望,只能无奈将家乡父老的嘱托、诗书传家的祖训束之高阁。脱下了宽袍大袖,一身短打,忙碌于果腹之食、蔽体之衣,暂且栖身变成了常驻。一千多年过去了,今天的裔孙们还能记得先祖曾经有过的辉煌和“光州固始”那魂牵梦萦的桑梓地吗?

崇安道地处“楚越入闽第一关”的门户,早年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就有“大安、杨庄,皆可驻水草,设兵营,便应援”的记载,自古就是枭雄鏖兵之地。

秦末,武夷山闻越族居民越关参加闽中郡部队,北上入关助刘邦灭秦,这是崇安道最早与战争有关的记载。尔后,兵家在崇安道上拉开了刀兵相向的大幕。元封元年,闽越王余善叛汉,朱买臣统领汉廷大军直抵王殿村,将王城付之一炬。五代闽王置营寨,筑炮台,引兵据守。南唐保大三年,查文徽征闽,兵下建州,闽王朝覆灭。至元二十年抗元将领黄华率十万众攻陷崇安后围攻建宁府。至正二十五年,朱元璋部自铅山破分

外攘夷狄”,被弃之如敝屣。甚至,以命相搏的“六条君过”和“九项沉疴”,都没能打动麻木的宋宗皇帝。朱熹当着满朝文武断言“偏安一隅,不图中原,必重蹈徽钦二帝之覆辙”。集英殿上龙颜大怒,山河变色。终身坚守“弃躯报国,尝胆念君王”的朱熹,被君王一句“朱熹迂腐,永不叙用”逐出皇宫。走下集英殿的朱熹用了一句“此身永不为官”的话,权作立朝 46 天的注脚。

百里崇安道朱熹翁婿俩足足走了 7 天。其实,崇安道更是一条芸芸众生的路,一代又一代的贩夫走卒,用脚板在这里年复一年、日复一日,重复着“赚钱”的梦。

崇安道“四省通衢”,上连吴越,下达江海。据《崇安志》记载,“太平时则行李往来,车来人往,络绎不绝;战乱时则戎马倥偬,旌旗排空,道所居塞”。靠着人拉肩扛,把北上的土纸、茶叶、闽笋、竹木、蔗糖挑到铅山河口,然后溯江而上入鄱阳湖。南下的丝绸、瓷器、布匹、药材、盐齑到崇安,在水东门,举子门、青龙码头拼船过驳,入建溪,出闽江。由此,崇安道上也就成了一个新的词汇——“崇安担”。崇安担既是职业,也是人名。“崇安担”并非都是本地人,居多的还是江西、浙江、安徽籍的外乡人。他们多以籍贯聚合,凭借着一双肩膀,在崇安道上靠给过往商客搬运货物“赚吃”。

崇安道延绵百里,山高林密,沟壑纵横,横亘着一关二峰三岩四山八岭二十一渡。“崇安担”挑着百来十斤的担子,冬日饮寒水,黑夜渡断桥。加上山里天气无定,时而烈日当头,时而山雨横至,不知有多少外乡人或水土不服、累死病死,或遭劫匪、丢财丢命,成为客死他乡的路倒。而“崇安担”的全部家当就是一根扁担、一条麻绳,想魂归故里是不可能的,所幸每个“崇安担”的扁担上都刻有姓名、籍贯。临了,只要把它插在坟头,便便于后日家人认领。

寻梦崇安道,梦回崇安道。不消说,“孤魂总祭”的坟茔里埋葬着的是魂,是梦。1937 年崇分公路动工,几十年后横南铁路、宁武高速、京台高铁又相继建设。在一片机器的轰鸣声中,崇安道的历史戛然而止。回首苍穹,在两千多年浩瀚长空里,崇安道上演绎了太多太多兵家略地、商贾逐利、百姓苦衣食、志士唱大风那令人唏嘘的梦想。值得庆幸的是,时代的车轮虽然碾碎了崇安道的肉体,却复活了它的生命。今天的人们用“高速”“高铁”这些现代名词,虔诚地慰藉孤魂、祭奠路倒,圆着散落在崇安道上的梦。

朱熹或江浙拜师学艺,或湖湘讲学论道,或鹅湖格物穷理,或临安入朝奏事,或乡间体察民情,一生无数次奔波于崇安道上。庆元元年十一月十五日,朱熹在黄幹的挽扶下踉踉跄跄地行走在崇安道上。此前,奉旨“入朝侍讲,以资帝治”,可惜,凝结了朱熹毕生心血的“正君心,清君侧”“内修政事,

搜索沉隐



## 远航的红船

□唐彬

一艘红船自嘉兴南湖的风雨中扬帆起航,载着火种与信念,劈波斩浪,引领中华儿女奋勇前行。

从大山深处走来的我,四十七年前,虎山军营里,在镰刀锤头的交织旗下,我许下铮铮誓言,成为一名党员。从此血脉里流淌着红色的基因,奏响一曲忠诚的乐章。

当戎装褪去,回到家乡,生活的舞台悄然转换,从田间的劳作,到机器轰鸣声的车间,从警徽闪耀的岗位,再到商海沉浮的战场,每一次转变,都是新的挑战。可在鲜红党旗下发出的誓言,始终在耳边回响,鞭策着我恪守职责,践行使命。

历经岁月洗礼,留下沧桑的印记,却未曾磨灭党徽的棱角。地头间的汗水,军营里的鼓励,机床旁的油渍,谈判桌上的墨香,皆化作信仰的年轮,为

之不懈努力奋斗。

如今,那艘小小的红船,已化作威武雄壮的巨舰编队,乘风破浪,驶向大海的深蓝。鲜艳的党旗,高高飘扬在世界的舞台上,宛如一座明亮的灯塔,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。

党啊,今天是你的生日,风雨中你已航行了 104 年。我轻轻抚摸胸前的徽章,仿佛听见百年前,嘉兴南湖上那悠悠的橹声,看见湖水仍在历史深处荡漾。红船从未停泊,它的航程是星辰大海,是每个清晨升起的太阳,给予我们无尽的希望与力量。

党啊,我愿是你航程中的一滴水,折射出七色的光芒;愿是你旗帜上的一缕丝,编织出永恒的信仰。当岁月老去,我白发苍苍,心却随你一起跳动,与党旗同色,而你的航程,永远向着光明的方向,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## 七月的风

□王连生

七月的风吹过岁月的长河  
党旗飘扬如燃烧的火焰  
照亮了历史的天空  
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

104 年风雨兼程  
党带领我们走过艰难险阻  
从南湖红船的启航

到新时代的辉煌  
每一步都凝聚着汗水与智慧  
每一次都彰显着担当与力量

是党,让我们挺直了脊梁  
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曙光  
是党,让我们拥有了幸福的家园  
在和平中享受着美好的时光

七一,是党的生日  
也是我们共同的节日  
让我们高歌一曲  
用最真挚的情感  
祝福祖国 向党致敬

## 古石咏叹

□叶玲姗

中。重峦叠嶂的远山,壁立万仞仙掌岩横溪而卧。登石梯、踩云泥,可携友遨游霄汉。插花临水秀美的玉女峰,婷婷含羞而立。谈古说今的武夷精舍,隐世避尘在水一方。就连这灶石亦是天然成于溪水中央,群贤毕至,煮茶理论,谈万古之心,寻中庸儒学明理,也难怪得杨万里《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咏》其十一《茶灶》诗云:

茶灶本笠泽,飞来摘茶国。

堕在武夷山,溪心化为石。

朱老师呀,茶灶不是哪个仙人遗落的,是我在这太湖煮茶的茶灶,被你的茶香吸引,飞到你武夷山,落在溪水中央了。在那迢迢千里、书信为使的年代,一样爱茶风雅的知音。默契的同好知交,这是穿越时空一起煮了一壶茶呀!

同是好友的袁枢,被他俩吟哦引得犯起了茶瘾,恨不得现在就一叶扁舟,溯溪而上,与你们溪中品佳茗,凌波轻筏,茶香入喉,回味是多么的悠长啊!闭目细细回味旧时品茗的感觉,七碗下肚,茶色如雪,齿颊留芳,清神涤气,身轻得快羽化成仙了!你们可千万别茶留一瓯等着我来……《精舍前题十首》中《茶灶》诗云:

摘茗蜿仙岩,汲水潜此穴。

旋然石上灶,轻泛瓯中雪。

清风已生腋,芳味犹在舌。

何时棹孤舟,来此分余啜。

三位好友的茶灶咏叹,成为九曲溪上煮茶、观景、斗诗的一段佳话!逝者如斯夫,弯弯的九曲水还在生生不息向前奔流;岁月漫漫,武夷精舍亦已不

看看这九曲十八弯,溪水潺潺、鱼乐其

是当年隐约高阁模样,平林渡口的修竹依然苍翠向天,四面青山,巍然成嶂,丹山碧水书写宋式风雅时光……

谁能写清是贤儒诗家灶石煮茶的袅袅细香浸染了故事,还是这三位雅客知音咏叹的故事升华了这方溪水中平凡黝黑的矾石?

曾有求学者问茶于朱熹,江婺之茶与武夷茶之如何?朱文公先生回答说:“如今建茶,则如中庸之为德,江茶之味淡泊清雅,二者有如伯夷、叔齐两位高隐之士。”岩茶的浓郁甘醇、返璞归真与江西婺源云雾茶的清雅淡泊、和衷致远,恰如伯夷、叔齐皆是可同好默契知音,当同进共退,彼此扶持,共同成长为重!以茶喻理,以茶讲学,告诫学子们当精行俭德,先苦后甜、互助友爱、方能乐在其中!

如今,如果你自九曲乘筏而下,行至五曲上溪北水中,即可见一石高约三米,平宽可容七八人,朱熹手书“茶竈(灶)”红漆勒于石壁,静静地矗立于溪水中央,二字还常常被游人误读为“奈龟”或“奈宠”,却是又为它的故事长卷平添些许天真趣味!

如今,如果你自九曲乘筏而下,行至五曲上溪北水中,即可见一石高约三米,平宽可容七八人,朱